



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·白羽卷

毒砂掌

白羽◎著

民國走陝小說典藏
白羽民國走陝小說典藏
白羽民國走陝小說典藏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毒砂掌

白羽◎著



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·白羽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毒砂掌 / 白羽著. — 北京 : 中国文史出版社,
2017.1

(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·白羽卷)

ISBN 978-7-5034-8376-9

I. ①毒… II. ①白… III. ①侠义小说-中国-现代
IV. ①I246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256739 号

整 理: 周清霖

责任编辑: 马合省 卢祥秋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wenshi.net>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-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-66192703

印 装: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20×1020 1/16

印 张: 24.75 字数: 360 千字

版 次: 2017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56.00 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我的生平

生而为纨绔子

民国纪元前十三年九月九日，即己亥年八月初五日，我生于“马厂誓师”的马厂。

祖父讳得平，大约是老秀才，在故乡东阿做县吏。祖母周氏，系出名门。祖母生前常夸说：她的祖先曾在朝中做过大官，不信，“俺坟上还有石人石马哩！”这是真的。什么大官呢？据说“不是吏部天官，就是当朝首相”，在什么时候呢？说是“明朝”！

大概我家是中落过的了，我的祖父好像只有不多的几十亩地。而祖母的娘家却很阔，据说嫁过来时，有一顷啊也不是五十亩的畋田。为什么嫁祖父呢？好像祖母是个独生女，很娇生，已逾及笄，择婿过苛，怕的是公公婆婆、大姑小姑、妯娌……人多受气，吃苦。后来东床选婿，相中了我的祖父，家虽中资，但是光棍儿，无公无婆，无兄无弟，进门就当家。而且还有一样好处。俗谚说：“大女婿吃馒头，小女婿吃拳头。”我的祖父确大过她几岁。于是这“明朝的大官”家的姑娘，就成为我的祖母了。

然而不然，我的祖父脾气很大，比有婆婆还难伺候。听二伯父说，祖父患背疽时，曾经挝打祖母，又不许动，把夏布衫都打得渗血了。

我们也算是“先前阔”的，不幸，先祖父遗失了库银，又遇上黄灾。老祖母与久在病中的祖父，拖着三个小孩（我的两位伯父与我的父亲，彼时父亲年只三岁），为了不愿看亲族们的炎凉之眼，赔偿库银后，

逃难到了济宁或者是德州，受尽了人世间的艰辛。不久老祖父穷愁而死了。我的祖母以三十九岁的孀妇，苦斗，挣扎，把三子抚养成人。——这已是六十年前的事了。

我七岁时，祖母还健在：腰板挺得直直的，面上表情很严肃，但很爱孙儿，——我就跟着祖母睡，曾经一泡尿，把祖母浇了起来——却有点偏心眼，爱儿子不疼媳妇，爱孙儿不疼孙女。当我大妹诞生时，祖母曾经咳了一声说：“又添了一个丫头子！”这“又”字只是表示不满，那时候大妹还是唯一的女孩哩！

我的父亲讳文彩，字协臣，是陆军中校袁项城的卫队。母亲李氏，比父亲小着十六岁。父亲行三，生平志望，在前清时希望戴红顶子，民国后希望当团长，而结果都没有如愿；只做了二十年的营官，便殁于复辟之役的转年，地在北京西安门达子营。

大伯父讳文修，二伯父讳文兴。大伯父管我最严，常常罚我跪，可是他自己的儿子和孙子都管不了。二伯父又过于溺爱我。有一次，我拿斧头砍那掉下来的春联，被大伯父看见，先用掸子敲我的头一下，然后画一个圈，教我跪着。母亲很心疼地在内院叫，我哭声答应，不敢起来。大伯父大声说：“斧子劈福字，你这罪孽！”忽然绝处逢生了，二伯父施施然自外来，一把先将我抱起，我哇的大哭了，然后二伯父把大伯父“卷”了一顿。大伯父干瞪眼，惹不起我的“二大爷”！

大伯父故事太多，好奇礼，好咬文，有一种嗜好：喜欢磕头、顶香、给人画符。

二伯父不同，好玩鸟，好养马，好购买成药，收集“偏方”；“偏方治大病！”我确切记得：有两回很出了笑话！人家找他要痢疾药，他把十几副都给了人家；人问他：“做几次服？”二伯父掂了掂轻重，说：“分三回。”幸而大伯父赶来，看了看方单，才阻住了。不特此也，人家还拿吃不得的东西冤他，说主治某症，他真个就信。我父亲犯痔疮了，二伯父淘换一个妙方来，是“车辙土，加生石灰，浇高米醋，熏患处立愈”。我父亲皱眉说：“我明天试吧！”对众人说：“二爷不知又上谁的当了，怎么好！”又有一次，他买来一种红色药粉，给他的吃乳的

侄儿，治好了某病。后来他自己新生的头一个小男孩病了，把这药吃下去了，死了！过了些日子，我母亲生了一个小弟弟，病了，他又逼着吃，又死了。最后大嫂另一个孩子病了，他又催吃这个药。结果没吃，气得二伯父骂了好几次闲话。

母亲告诉我：父亲做了二十年营长，前十年没剩下钱，就是这老哥俩大伯和二伯和我的那位海轩大哥（大伯父之子）给消耗净了的；我们是始终同居，直到我父之死。

踏上穷途

父亲一死，全家走入否运。父亲当营长时，月入六百八十元，亲族戚故寄居者，共三十七口。父亲以脑溢血逝世，树倒猢猻散，终于只剩了七口人：我母、我夫妻、我弟、我妹和我的长女。直到现在，长女夭折，妹妹出嫁，弟妇来归，先母弃养，我已有了两儿一女，还是七口人；另外一只小猫、一个女用人。

父亲是有名的忠厚人，能忍辱负重。这许多人靠他一手支持二三十年。父亲也有嗜好，喜欢买彩票，喜欢相面。曾记得在北京时有一位名相士，相我父亲就该分发挂牌了。他老人家本来不带武人气，赤红脸，微须，矮胖，像一个县官。但也有一位相士，算我父亲该有二妻三子、两万金的家私。倒被他料着了。只是只有二子二女，人说女婿有半子之份，也就很说得过去。至于两万金的家财，便是我和我弟的学名排行都有一个“万”字。

然而虽未必有两万金，父亲歿后，也还说得上遗产万贯。——后来曾经劫难，只我个人的藏书，便卖了五六百元。不幸我那时正是一个书痴，一点世故不通，总觉金山已倒，来日可怕，胡乱想出路，要再找回这每月数百元来。结果是认清了社会的诈欺！亲故不必提了，甚至于三河县的老妈郭妈——居然怂恿太太到她家购田务农，家里的裁缝老陈便给她破坏：“不是庄稼人，千万别种地！可以做小买卖，譬如开成衣铺。”

我到底到三河县去了一趟，在路上骑驴，八十里路连摔了四次滚，

然后回来。那个拉包车的老刘，便劝我们开洋车厂，打造洋车出货，每辆每月七块钱；二十辆呢，岂不是月入一百多块？

种种的当全上了，万金家私，不过年余，倏然地耗费去一多半。

“太太，坐吃山空不是事呀！”

“少爷，这死钱一花就完！”

我也曾买房，也曾经商。我是个不到二十岁的少年……

这其间，还有我父亲的上司，某统领，据闻曾干没了先父的恤金，诸如段芝贵、倪嗣冲、张作霖……的赠，全被统领“人家说了没给，我还给你当账讨去么？”一句话了账。尤其是张作霖，这位统领曾命我随着他的马弁，亲到顺城街去谢过，看过了张氏那个清秀的面孔，而结果一文也没见。据说是一共四千多元。

我觉得情形不对，我们孤儿寡母商量，决计南迁。安徽有我的海轩大哥当督练官，可将余资交他，代买田产房舍。这一次离别，我母率我妻及弟妹南下，我与大妹独留北方；我们无依无靠，母子姑嫂抱头痛哭！于是我从邮局辞职，投考师大，我妹由女中转学津女师，我们算计着：“五年之后，再图完聚！”

否运是一齐来！甫到安徽十几天，而××的变兵由豫境窜到皖省，扬言要找倪家寻隙。整整一旅，枪火很足，加上胁从与当地土匪，足够两三万；阜阳弹丸小城一攻而入，连装都装不开了！大抢大掠，前后四五天，于是我们倾家荡产，又逃回北方来。在济南断了路费，卖了些东西，才转到天津，由我妹卖了金戒指，把她们送到北京。我的唯一的弟弟，还被变兵架去了七天；后来亏了别人说了好话：“这是街上卖进豆的穷孩子。”才得放宽一步，逃脱回来。当匪人绑架我弟时，我母拼命来夺，被土匪打了一枪，幸而是空弹，我母亲被蹴到沟里去了。我弟弟说：“你们别打她，我跟你们走。”那时他是十一二岁的小孩。

于是穷途开始，我再不能入大学了！

我已没有亲戚，我已没有朋友！我已没有资财，我已没有了一切凭借，我只有一支笔！我要借这支笔，来养活我的家和我自己。

笔尖下讨生活

在北京十年苦挣，我遇见了冷笑、白眼，我也遇见热情的援手。而热情的援手，卒无救于我的穷途之摆脱。民十七以前，我历次地当过了团部司书、家庭教师、小学教员、税吏，并曾再度从军作幕，当了旅书记官，仍不能解决人生的第一难题。军队里欠薪，我于是“谋事无成，成亦不久”；在很短的时期，自荐信稿订成了五本。

辗转流离，终于投入了报界；卖文，做校对，写钢板，当编辑，编文艺，发新闻。我的环境越来越困顿，人也越加糊涂了；多疑善忌，动辄得咎，对人抱着敌意，我颓唐，我愤激，我还得挣扎着混……我太不通世故了，而穷途的刺激，格外增加了我的乖僻。

终于，在民十七的初夏，再耐不住火坑里的冷酷了，我甘心抛弃了税局文书帮办的职位。因为在十一天中，喧传了八回换局长，受不了乍得乍失的恐惧频频袭击，我就不顾一切，支了六块大洋，辞别了寄寓十六年的燕市，只身来到天津，要想另打开一道生活之门。

我在天津。

我用自荐的方法，考入了一家大报。十五元的校对，半月后加了八元，一个月后，兼文艺版，兼市闻版，兼小报要闻主任，兼总校阅；未及两个月，月入增到七十三元——而意外地由此招来了妒忌！

两个月以后，为阴谋所中，被挤出来，我又唱起来“失业的悲哀”来了！但，我很快地得着职业，给另一大报编琐闻。

大约敷衍了半年吧，又得罪了“表弟”。当我既隶属于编辑部，又兼属于事务部做所谓文书主任时，十几小时的工作，我只拿到一份月薪，而比其他人的标准薪额还少十元。当我要求准许我两小时的自由，出社兼一个月脩二十元的私馆时，而事务部长所谓表弟者，突然给我延长了四小时的到班钟点。于是我除了七八小时的睡眠外，都在上班。“一番抗议”，身被停职，而“再度失业”。

我开始恐怖了！在北平时屡听见人的讥评：“一个人总得有人缘！”

而现在，这个可怕的字眼又在我耳畔响了！我没有“人缘”！没有人缘，岂不就是没有“饭缘”！

我自己宣布了自己的死刑：“糟了！没有人缘！”

我怎么会没有人缘呢？原因复杂，愤激、乖僻、笔尖酸刻、世故粗疏，这还不是致命伤；致命伤是“穷书痴”，而从前是阔少爷！

环境变幻真出人意外！我居然卖了一个半月的文，忽然做起外勤记者了。

我，没口才，没眼色，没有交际手腕，朋友们晓得我，我也晓得“语言无味，面目可憎”八个字的意味，我仅仅能够伏案握管。

“他怎么干起外勤来了？”

“我怎么干起外勤来了！”

转变人生

然而环境迫着你干，不干，吃什么？我就干起来。豁出讨人嫌，惹人厌，要小钱似的，哭丧着脸，访新闻。遇见机关上的人员，摆着焦灼的神气，劈头一句就问：“有没有消息？”人家很诧异地看着我，只回答两个字：“没有。”

那是当然！

我只好抄“公布消息”了。抄来，编好，发出去，没人用，那也是当然。几十天的碰钉，渐渐碰出一点技巧来了；也慢慢地会用勾拒之法、诱发之法，而探索出一点点的“特讯”来了。

渐渐地，学会了“对话”，学会了“对人”，渐渐地由乖僻孤介，而圆滑，而狡狴，而阴沉，而喜怒不形于色，而老练，……而“今日之我”转变成另一个人。

我于是乎非复昔日之热情少年，而想到“世故老人”这四个字。

由于当外勤，结识了不少朋友，我跳入政界。

由政界转回了报界。

在报界也要兼着机关的差。

当官吏也还写一些稿。

当我在北京时，虽然不乏热情的援手，而我依然处处失脚。自从到津，当了外勤记者以后，虽然也有应付失当之时，而步步多踏稳——这是什么缘故呢？噫！青年未改造社会，社会改造了青年。

我再说一说我的最近的过去。

我在北京，如果说是“穷愁”，那么我自从到津，我就算“穷”之外，又加上了“忙”；大多时候，至少有两件以上的兼差。曾有一个时期，我给一家大报当编辑，同时兼着两个通讯社的采访工作。又一个时期，白天做官，晚上写小说，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，卖命而已。尤其是民二十一至二十三年，我曾经一睁开眼，就起来写小说，给某晚报；午后到某机关（注：天津市社会局）办稿，编刊物，做宣传；（注：晚上）七点以后，到画报社，开始剪刀浆糊工作；挤出一点空来，用十分钟再写一篇小说，再写两篇或一篇短评！假如需要，再挤出一段小品文；画报工作未完，而又一地方的工作已误时了。于是十点半匆匆地赶到一家新创办的小报，给他发要闻；偶而还要作社论。像这么干，足有两三年。当外勤时，又是一种忙法。天天早十一点吃午餐，晚十一点吃晚餐，对头饿十二小时，而实在是跑得不饿了。挥汗写稿，忽然想起一件心事，恍然大悟地说：“哦！我还短一顿饭哩！”

这样七八年，我得了怔忡盗汗的病。

二十四年冬，先母以肺炎弃养；喘哮不堪，夜不成眠。我弟兄夫妻四人接连七八日地昼夜扶持。先母死了，个个人都失了形，我可就丧事未了，便病倒了；九个多月，心跳、肋痛，极度的神经衰弱。又以某种刺激，二十五年冬，我突然咯了一口血，健康从此没有了！

易地疗养，非钱不办；恰有一个老朋友接办乡村师范，二十六年春，我遂移居乡下，教中学国文——决计改变生活方式。我友劝告我：“你得要命啊！”

事变起了，这养病的人拖着妻子，钻防空洞，跳墙，避难。二十六年十一月，于酷寒大水中，坐小火轮，闯过绑匪出没的猴儿山，逃回天津；手头还剩大洋七元。

我不得已，重整笔墨，再为冯妇，于是乎卖文。

对于笔墨生活，我从小就爱。十五六岁时，定报，买稿纸，赔邮

票，投稿起来。不懂戏而要作戏评，登出来，虽是白登无酬，然而高兴。这高兴一直维持到经鲁迅先生的介绍，在北京晨报译著短篇小说时为止；一得稿费，渐渐地也就开始了厌倦。

我半生的生活经验，大致如此，句句都是真的么？也未必。你问我的生活态度么？创作态度么？

我对人生的态度是“厌恶”。

我对创作的态度是“厌倦”。

“四十而无闻焉，‘死’亦不足畏也已！”我静等着我的最后的到来。

（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）

目 录

我的生平	1
第 一 章 洞房谈宝剑	1
第 二 章 南访狮林观路逢黑少年	16
第 三 章 客窗互窥测	34
第 四 章 荒林雨夜斗疑兵	51
第 五 章 女侠双比剑玉面留痕	64
第 六 章 寻仇人复被人寻仇	75
第 七 章 奔波儿女情	94
第 八 章 狮林群鸟大举北上	104
第 九 章 开坟悲失头颅	113
第 十 章 江边勘仇踪	126
第十一章 怅望水火牢投鼠忌器	141
第十二章 群侠环攻铁锚帮	157
第十三章 峨眉一子穷林自刭	170
第十四章 血债血还毒刑讯寇仇	179
第十五章 铁莲子双头换一剑	193
第十六章 怀剑偕归	211
第十七章 狭路惊逢玉虎	224
第十八章 决斗示武	239
第十九章 乡居有客来馈蟹	256

第 二 十 章	夺宝杀身乘虚袭宅	270
第二十一章	当门一箭回天疗妒	286
第二十二章	替夫为媒	299
第二十三章	覆巢燕骨肉重相见	314
第二十四章	伤心人敛怨忤情	329
第二十五章	女侠登门求永好	341
第二十六章	花开并蒂莲	355
附录：末路英雄咏叹调	叶洪生	365
整理后记		379

第一章

洞房谈宝剑

江南镇江码头，泊着两艘官船。新任江北五河总兵官，姓陶字纡青，新由吴淞口副将，调署本镇，乃是升缺。陶镇台携带眷属，循水道北上赴任，路经镇江，停舟拜客。少年壮士玉幡杆杨华偏巧在那天到码头上访问朋友，和陶府旧仆相遇。陶镇台和杨华之父本是通家至好，交谊素笃，据陶仆说：老爷时常惦念杨少爷哩。杨华便写了一份年家子世愚侄的名帖，匆匆备礼，去到行辕修谒道贺。

陶总兵立即接见，快谈良久，又把杨华引到妻女面前。给介绍了。笑对陶夫人说：“夫人您看，这就是杨靖侯杨大哥的哲嗣，十几年没见，他已这么高了。”陶夫人欣然道：“你就是华少爷，我真正认不得你了。你还记得婶子么？你母亲可好？你今年多大了？”杨华欠身答道：“家母托您福很壮实，小侄今年虚度二十九岁了。”陶夫人道：“吆，你都二十九了，你媳妇儿不是刘知府的女儿么，你们有几个小孩子？”杨华道：“小侄的原配刘氏，数年前已经患病死去，只抛下一女，也夭折了。”陶夫人道：“哎哟，这是怎么说的，那么俊俏的一个人，怎么竟会短命呢？你没有续上么？”杨华道：“近来小侄刚刚续娶。”陶夫人道：“是谁家的姑娘，也是咱们绅宦人家吧？”回答道：“娘家姓柳，是寻常百姓。”陶夫人道：“娶进门多少时候了？”答道：“秋初刚办完事。”陶夫人又问：“是在老家办的事么？新娘子人才怎么样，我们杨大嫂子也很喜欢吧？”杨华道：“新人也和前室差不多，小侄是在镇江办的事，家叔父主的婚，家母没有出来，家母此刻还在原籍呢。”陶夫人又问：“你这位新娘子呢？”回答道：“现时还在此地。”

陶夫人笑了笑说道：“你们两口子大概想在外边过吧？”杨华答道：

“小侄目下正打算把新妇送回原籍。成婚之后，家母还没有见过她呢。”这陶夫人虽是贵妇，依然絮絮叨叨，问长问短，谈的话一点正事也没有。杨华很客气很耐烦地答对着。陶总镇吸着水烟，面对杨华，向夫人说道：“仲英现在还没有做事，不夷不惠。坐令韶光虚度，不是我们簪缨人家所宜有的。我打算邀仲英到衙门去，给我帮帮忙，就便遇上保案，也可以干父之蛊，克绍箕裘……我听说你跟江湖上的人物结纳，风尘中多有屠沽奇士，固然很好；只是这种人难免有作奸犯科的。况且目下秘密会帮很是跳梁，你们年轻人，交友不可不慎。”说得杨华踌躇起来，他现在这个继室娘子就是江湖人物。陶夫人从旁笑道：“那好极了，华少爷若肯跟老爷到任上去，又比纯甫强多了。纯甫究竟是老爷的内亲，恐怕落闲言。华少爷，你现在不是没有做事么？你本是荫生，你跟我们上任，帮着你二叔，忙忙；遇上机会，把你保举上去，凭你这样人才，一定是一员虎将。你不要在外头瞎混了。”

杨华见陶总兵夫妻意气殷勤，颇有允意。他自己也曾盘算过，年当少壮也该励志功名，真个的在江湖上浮游一世么？陶镇台眼望着他，似要等他回答。他便欠身肃对：“既承叔父大人不弃，小侄理应遵命效劳；只是小侄还有一点私事羁身，不能立刻追随大人赴任。我有心在半年后再去，但我想叔父大人此番荣擢，一到五河，接收整饬，处处需人，忙的时候小侄不能去；不忙的时候才赶了去，小侄心上觉得不安。小侄为此犹豫，我还能在叔父婶母面前说客气话么？”

陶镇台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你是不能即刻动身……”底下的话没容讲出来，陶夫人就笑着接过去了，说道：“你有什么私事？你别是新娶了媳妇儿恋家吧？你不会把侄媳妇也带到任上去么？”说得杨华忸怩起来，连说：“不是，不是为这个。”陶总兵也笑了，仰脸想了一回，说道：“这五河卸任的总兵，跟我也是老友，预料盘交营底，点收官项，还不致有什么麻烦，你既一时不克分身，那么半个月以后呢？……半个月还不行，那么索性到明年春正呢？”

杨华至此再不能推托，立即站起身谢了栽培。陶纡青笑道：“我也不给你下聘书了，你也无须道谢。我有两个缺，打算给你留着，一个是营务处帮办，执掌军纪军法；一个是教练员，训练士卒。营务处是文，教练员是武，随你挑选。转顾夫人道：“还有总文案的事，胡道台给我

荐了一位绍兴老夫子，听人说他奏牍上并不怎么样，只会寻常的八行和檄札咨稟罢了，我还想邀纯甫帮办文案。”又谈了一阵闲话，杨华告辞，陶总兵亲送出行馆，到了门前，杨华紧行数步，回身拜别。陶总兵含笑拱手道：“我们明年春初再见吧。”在镇江酢酬三两日，陶总兵吩咐开船，过江宁拜客，又捱挡数日，即转赴江北五河就任。

杨华回转镇江府城寓所内。小楼一角，上下四幢，这是杨、柳夫妇新婚的洞房。这洞房可算是玲珑小巧的家，室中院内铺陈一新，娘子柳叶青就在楼上，由师兄鲁镇雄拨来一仆司阍，一婢执炊。新娘子柳叶青打扮得花枝招展，满头珠翠，穿绣花鞋，系百褶裙，颇有新妇的模样了；只是说话大嗓门，走路大洒步，没很改过来。她的嫩白的手，依然是玩惯了刀剑，不会拈针走线，她的衣纽开了绽，她依然着急。她学不会缝缝连连，做了几个月新妇，只学会炒鸡蛋。

玉幡杆杨华拜客回来，来到家门，扶梯上楼，小婢掀帘子说道：“二爷回来了。”新娘子小步走过来，立在新郎身边，等候着接那要脱还没脱下来的马褂。小婢也赶过来，等着接帽子，再泡茶水。杨华自丧原配，孤踪漫游，自己服侍惯自己；到此日胶弦重续，再温室家之好，又回到温柔乡了。新娘子努力学乖，勉主中馈，尽管上床不能剪子，下床不能铲子，可是为妻之道，正从师嫂那里偷学着呢。闺房之中，她居然也能赔笑说话，看丈夫眼色行事了。只是不要遇上事，遇上事一忘情，她还是情不自禁。独断独行与杨华抬杠。

她服侍着丈夫，脱去了长衣；她等着丈夫坐下了，她也坐下来陪着，然后问道：“见过了么？”答道：“见过了。”问道：“这位镇台跟你说了些什么，还很亲近么？”杨华道：“当然很亲近，我们本是世交，你猜他对我说了些什么话？”柳叶青道：“我怎么会知道？我又……”本想说我又不是蛔虫，觉得这话又像要抬杠，连忙咽住了。

她自出嫁以来，由上轿前半月起，她的大师嫂不知跟她说过多少回话，她的父亲铁莲子柳兆鸿，也告诫过她许许多多话。妇人以柔顺为正，姑娘应当把耍刀剑、闯江湖的习气收一收。现在是男家就亲，却也很好。趁这机会，练习练习，将来回家，好侍候婆婆，应付妯娌；再不可照从前耍小性，动拳动剑了。做女人的要敬爱丈夫，丈夫越宠爱自己，自己更要柔和。况有现成一个情敌李映霞姑娘摆在这里，你硬折脖

颈，把丈夫搬转来，不如拿柔情蜜意拴住他。做男子的都是三天新鲜，你要自己好好修饰。处处容让着男人，他自然没有别的想头了。像这些话真难为了铁莲子，竟以严父之尊，兼作慈母之训，屏人密语，倒像老虔婆似的唠叨起来。若像起初，柳叶青哪里听得入，但她和杨华已然经过波澜，铁莲子过于疼爱女儿，什么细微的地方，都教到了；就是自己无法启口的话，他也密嘱徒儿，转嘱徒弟媳妇，翻开娘娘经，把柳叶青加紧教导了一回，再回，许多回。像野鸟似的柳叶青，新婚洞房中居然入了笼，颇有闺阁之风，渐汰江湖之习了。然而这话只能粗粗地看表面，山河易改，禀性难移，柳叶青当时虽然默默接受了老父的训诫，日后免不了依然复发。

柳叶青陪着笑问道：“我真猜不出来，可是的，这位官老爷跟你说什么来着？”

杨华道：“他要邀我到任上，给他帮忙去。”

柳叶青道：“你去不去呢？”杨华道：“去倒想去，只有一件难处……”忽然失笑了一声道：“只是我舍不得你。”

柳叶青脸一红，看了小婢一眼道：“别胡说，你倒是有什么难处？”杨华面色一整道：“难处多着呢，跟你也商量不出来，还是请岳父来吧。你是傻姑娘，你出的主意比我还傻哩。”遂命小婢传话，教门房老张，到师兄鲁镇雄宅，去请岳父铁莲子柳兆鸿。

柳叶青道：“说真格的，你有什么为难的事？我父亲前些日子还说呢，你都快三十了，你又是仕宦人家，在江湖上混，未免格格不投；若是还做官，也该想法子投军谋事去了。我父亲说，他和罗思举军门有点渊源，打算写一封荐信，把你荐了去。可是他老人家又说，你家本是世代武职官，你们有的是门生故吏，何必做岳父的代谋。现在果然陶镇台邀你去，这不是正好么。”

杨华道：“你倒贤惠，你舍得我去从军么？从前有人作过一首诗：“闺中少妇不知愁，悔教夫婿觅封侯……”柳叶青道：“你才傻呢，你出门做事去，我不会跟了你去么？”杨华笑道：“你就忘了一样，你还能骑马么？”柳叶青哧哧的笑道：“你别看我现在扭着走路，我是没法子，他们全笑话我，我不能不这么走。”说着把脚一抬道：“我们大师嫂又故意地给我做了这小鞋穿，我做了新媳妇，人没受夹板气，脚先受起夹